

秦岭的秋天

杨石珊

玉米与辣子结伴，攀上老屋的屋檐  
一簇簇绯红、鎏金，倚着黛瓦  
踮着脚尖，眺望静谧的秦岭村口  
这山野最赤诚热烈的秋色  
曾撞碎少年心事，温柔了远游岁月  
让每一个归乡的游子  
一见倾心，万般缱绻  
山林渐渐清疏，晚风漫过层峦  
疏枝浅浅留白，留给晚归的雀鸟栖眠  
几枚熟透的火罐柿子  
悬在空落落的枝头，点亮浅秋远山  
待飞鸟散尽，烟火渐轻  
秦岭的万亩田畴  
便揣着圆满与温柔，慢慢空了  
只余下一山清旷，岁岁安闲

丹江垂钓的老者(外二首)

王 璐

从牛粪里翻找出  
蚯蚓时，他的神情  
与有鱼上钩的瞬间相似  
  
抛向远处的钩，钓起  
夕阳或月色一片  
江水东流，清了又浊  
如流年一去不返  
  
往事，被越冲越淡  
这条河跟他命运相连  
彼此看得见，深浅与悲欢

水泊梁山

这是县城东南角  
一家农家乐的名号  
其由来，显然  
与一部古典有关  
  
我们一群舞文弄墨者  
常聚于此吟诗斗酒  
醉得一塌糊涂。几次瞥见  
店前长旗上的四个大字  
曾疑心自己，是不是  
被遗忘的大宋莽汉  
不通拳脚，内心柔软  
  
店家每次把自长的黄豆芽  
在瓷盘堆得似挺拔的小山  
千余年前在梁山，恐怕未必  
会有如此实惠的小酒馆

遍野菊黄  
——忆老师白哲

秋风过处，菊花黄遍  
从坡上到坡下，狂野  
而秩序井然  
  
那几年重阳节  
我们总被邀至丹江边  
欢聚于他那朴素的小院  
吟诗诵文，赏菊联欢  
  
风冠山脚，他躺下的地方  
几簇野菊开得正艳，那是谁  
先于我们献上的花环  
香味在风里流向山那边

诗潮

炊烟升起处是故乡

倪双民

“又见炊烟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这首优美的歌曲常常勾起我对故乡的回忆。故乡的炊烟，是融进我血液里的温柔印记；故乡的炊烟，缥缈如雾，朦胧似梦，清幽如笛。故乡的炊烟里藏着我对绵绵的思念，悠悠的亲情和无尽的乡愁。

在故乡，最早唤醒黎明和最晚告别黄昏的是炊烟，它像一部灵动的书卷记录着故乡的朝朝暮暮，描摹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淡和温馨。当太阳还没从东边的山尖探出脑壳，仅露出一抹晨曦微光时，一缕一缕炊烟便从高矮不一的烟囱上蹿出，爬上屋顶，漫过林梢，带着人们对生活的希望，飘逸缭绕，弥散向远方。

故乡的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生根发芽，在烟囱口拔节生长，生成浓淡不一的模样。炊烟袅袅起，有的浓黑如墨，凝重沉稳，似飞龙冲天；有的纯白如棉，慢慢飘散，似轻纱飞舞。有时乳白，有时黛青，偶遇霞光，则会镶上丝丝金边。在细雨绵绵的日子，或白、或青、或灰的缕缕炊烟如雾似纱，淡淡地弥漫在屋顶上、天空中，那缥缈朦胧的景象给整个村子增添了无穷的魅力。烟雨相逢，浓淡相宜，远山近水、房舍田园拢在一起，村子犹如仙境般曼妙而神秘。

故乡的炊烟，如多情的女子，千姿百态。有的像负气出走的少女，义无反顾直上蓝天，却又偶尔回望一眼生养之地；有的像痴情的妇人从烟囱里探出头来，在屋顶上缭绕弥漫，慵懒地飘来荡去，吻着瓦片，抚过瓦松，久久不散；有的薄如蝉翼，扭扭捏捏摇曳生姿，抛着媚眼，微醺般踉跄而去；有的像打情骂俏的恋人，与邻居家的炊烟聊着笑着，你牵着我，我拽着你，相互搀扶着共赴青天。

故乡的炊烟，藏着各种迷人的味道。春天里，炊烟携着野菜与香椿芽的清香，那是欢喜的味道；夏日里，炊烟里渗进了新麦馒头的醇香，浸染着劳作的味道；秋日里，炊烟街着玉米大豆的芳香，那是丰收的味道；冬日里，炊烟在寒风里飘摇，蕴含着温暖的

味道。

炊烟里浸透最多的是母亲的味道，当第一缕炊烟升起时，母亲便在灶前忙碌起来。案板上的切菜声，菜入锅的刺啦声，锅里煮饭的咕嘟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还有那断断续续的风箱扑嗒声，是母亲奏出的最美妙的厨房交响曲，也是一家人幸福的欢歌。每当母亲蹲下身子往灶膛里续柴时，灶膛里的

柴草燃烧着，火苗跳跃着，把母亲的脸映得通红。饭菜出锅时，红薯的甜香，苞谷糝的绵香还有柴草燃烧的松香相互交融，在炊烟的撮合下，揉成了一曲乡村独有的农家生活韵味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母亲就这样在灶膛前弯腰曲背，蹲下站起，为了家人的日月生计默默地辛勤劳作。饭菜出锅时，一声“吃饭喽”温婉绵长，看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简单可口的饭菜，母亲的心里藏着满足，眼里充满了温暖。

故乡的炊烟里，有父亲的辛劳。当年家里喂猪养牛，还有猫兔鸡鸭，连同一大家人，做饭烧水每天需要不少柴草，到了冬季，猎食草料也需要加热，柴草更难以以为继。农忙时节，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将庄稼秸秆捆扎好，集中在一处等风干后，领着我们扛回家来。冬季农闲时，父亲就拎起他那根山桃木扁担，去往数里开外的山上砍柴。往返的途中，需要无数次换肩、停歇，手上留下了疤，肩上磨出了茧，脚底打了泡，就这样，一担担柴火从山坡上走进了我们家。往后的日子，这些柴火被剁成短节，缓缓走进灶膛生成炊烟，袅袅娜娜地飘向远方。

故乡的炊烟里，有孩子们的梦想和期盼。小时候，每当炊烟升起时，村头玩耍嬉

闹的孩子都会静静回望，看看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炊烟冒得高，谁家的炊烟飘得远，依此猜测谁家的饭菜香。孩子们还能依据炊烟的颜色和形状判断出是啥样的柴草生成的烟，陈木匠家烧的是松木刨花，炊烟轻缈慢飘；花花瓣烧的是玉米秆，需要不断添加，炊烟时浓时淡；犟子伯烧的是杨树枝，耐烧好燃，炊烟平稳均匀；张寡妇家烧的是湿湿松枝，烟雾浓烈，笼罩屋舍。“狗娃，回家吃饭喽！”当母亲那柔软的问候声响起，孩子们就会停止各种玩闹嬉戏，蹦跳着、雀跃着，一路欢笑奔向家的方向，把随手捡拾的干树枝和小柴棒丢到张寡妇的院旁……

故乡的炊烟，捧起朝阳，托住月亮，如氤氲的水墨，似温婉的情歌，吟唱着悠悠岁月，弹奏着人间烟火。故乡的炊烟，浸润着母亲的呼唤，隐现着父老乡亲淳朴的容颜，不管走出多远都会在梦中弥漫，不论走多久，都会在心里挂牵，那是游子对故乡的眷恋！

记住乡愁

商洛山

(总第2920期)

刊头摄影 逸 飞



秋虫入室

寇 莉

立秋前后，家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

第一次听到它鸣叫的时候，是某一天早上我洗漱的时候，洗手间的角落里响起了绵软、微弱的“嚒嚒”声。当我听到那种叫声的时候，一时很是诧异，十几楼的高度，哪里来的虫子呢？听声音像是一只蛐蛐，又不是很肯定，或许是另一种秋虫呢！大自然中的昆虫太多了，而我只认识那么几种。

与此同时，心里又有一种莫名的欢喜，它是知道我厌恶烈日炎炎的夏日吗？它是专门跑来向我说秋天就要来临，凉爽的天气指日可待了吗？瞬间觉得它有些可爱了。于是，在角落里开始搜寻，却未发现一丝踪迹。到了晚上，它早已卸去了胆怯，放开嗓门唱起了歌，一直唱到半夜。这一次，我从叫声上确定它就是蛐蛐了。

家人推测是我周末登山，从山野里带回来的。我想是有这个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它随电梯或气流，抑或是其他方式溜进了房间。网上说有人专门把蛐蛐当宠物养，古代宫廷就有听鸣蓄养之趣，后扩散至民间。至于斗蛐蛐那就更不用说了。如今它不清自来，岂不是件妙事。

小时候，在舅家，房前屋后，山林密布。山里面，草木生灵对节气的感应更为灵敏。立秋后，山风起，满坡的树叶随之起舞，发出成片的“哗啦”声。这时候，树叶还未变黄，蝉声渐弱，秋虫随之成了主角。除了蛐蛐、蛴螬、油葫芦、纺织娘、金铃子，还有好多种不知名的秋虫，它们有的喜欢白天开嗓，有的擅长夜晚鸣唱。但从黄昏开始，虫鸣声尤为壮大，一直到黎明，像是在山野里开启了一场盛大音乐会。

有时候，在暑气未消、秋老虎还在发威的夜里。在院子里铺一张席子，仰躺着看星星，听虫鸣，乡村的夜晚，四野寂静，幽蓝深邃的天空，像一整块幕布，星星挂在上面格外明亮。以至于后来看到星座图的时候，模模糊糊仍记得一些当时感到神奇的图案。

少年时外出求学，正是秋虫鸣唱的时候。宿舍窗外是

学校的后山，夜晚或是阴天时，后山上“唧唧”“切切”“喊喊”声此起彼伏。刚刚离家的我，免不了勾起思乡情结。时间长了，反倒慢慢沉静，享受起那种寂寞、静谧的感觉了。无课时，与好友坐在后山看书、闲聊，找到了另一种快乐。

想来是从小就在大山的怀抱里，听风听雨听虫鸣，看山看云看星月，与草木相伴，与生灵共生，习惯了山野里的纯粹与自由，后来久居市区，虽四周环山，出门即见山，但与住在山里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于是，周末总要抽出时间，回归山野，为心灵找一个归宿。

两天后，蛐蛐不知什么时候从洗手间到了阳台。阳台上养了些花花草草，大概是泥土、花草的气息吸引了它。就像我对山野的向往一样，它更应该属于大自然。我曾多次寻找它，对着它鸣叫的方向说话，告诉它快快现身，放你去该去的地方。可惜它听不懂我的话，它更擅长捉迷藏。

晚上，听它在阳台上吟唱，总是喜悦的。遇到阴雨天，白天它也会鸣叫。那悠扬的“嚒嚒”声从花草间传来，萦绕在耳间，总会勾起童年和少年时的记忆。那可不是蛐蛐的鸣叫，是童年时的山林和星空，是少年时的迷茫和乡愁，更是如今贪恋的山野和自由。

一周后，阳台的“嚒嚒”声多了份从容和淡定，我想它是不是打算就此安家，与我相伴了呢。于我而言，那倒是件美事。可是某一天，一整天，阳台上没有任何响动。到了晚上，一声虫鸣都没有。我有些怅然若失，它到底还是离开了。

我告诉自己，它去了更适合自己的地方，那里有它的世界，有它向往的生活。而我，在周末，也会继续寻找自己的山野和自由。

雨中山城

徐志顺

在商州，炎热的夏天总会被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打断。

清晨推窗，凉气扑面而来，怎一个爽字了得。雨点细密，低处楼房顶上雨水集成了湖。街巷尽头连着的远山若隐若现，山顶完全被雨雾遮挡，与天一色，没有了边界。

该到雨中走走了。

童年时期，雨天是最美的，大人不给孩子们找事干，孩子们就可以去山溪钓鱼，去林间找一处适宜之地“修水库”，找黏性好的脱泥做泥人……

小区里树木成林，蝉的鸣叫声与雨声交织，不知道是让雨停下来的呐喊，还是对雨水送来清凉的欢呼。青蛙不甘落后，藏在大门对面水渠的角落里，唱着祖传的古老歌谣。站在大门口，大自然的交响乐在这一刻相映成趣……

街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柄伞罩着一个人或两个人缓慢移动，他们似乎并没有确切的目的地，只是寻找散落在雨中的诗句。

汽车比平时多了一些，而且开得飞快，只听“嗖”的一声，飘出老远，白色的雨翅膀在两旁张开，让人联想到在湖面滑翔的大鸟。人们不是赶时间，只是寻求汽车冲浪的刺激。在湖北一个旅游风景区，有座几百米长的漂浮式栈道桥，桥面由浮筒支撑随水位浮动，车辆驶过时，形成“车行碧波上、浪花随车涌”的冲浪效果，成了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不远千里赶来凑热闹。在马路上就能冲浪，何乐而不为？雨天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省去了溅湿路人的担忧。

雨中的莲湖别有一番情趣。湖心小岛被雨雾笼罩，隐隐约约，有几分“蓬莱仙阁”的韵味。细密的雨点落在湖面上，撞出一圈圈涟漪，在水面上层层叠叠地漾开。荷花有些狼狈，不堪重负的花瓣被雨水打得丢盔弃甲。叶子却是那种被雨水洗过了的沉静的翠，它们并不介意雨点的恶作剧，反而在雨中舒展身姿。平铺在水面的荷叶，将雨点收拢，小水珠便把叶面当成足球场，滚过来、滚过去，仿佛有无数双脚在激烈争夺，争着把它踢进湖水里。高出湖面的叶子像倒过来的伞，它是有耐心的，一边收拢雨滴，一边练平衡，当你看到叶柄微微发抖的时候，叶片一倾，那聚积的水便散落湖中。荷花的香被雨滤过了，不再浓烈，似乎若有若无，要深深吸一口气，才能捕捉到一丝一毫，那种虚无缥缈的香，你无法用文字来描述。

柳树的枝条蘸着水，在风里轻轻划动，像是在湖面上练字。几只水鸟贴着水面疾飞，翅膀扫起一串水珠，又倏地钻进雨幕深处。

雨中的丹江，不再是平日里那般温顺。江水涨了许多，浑黄中带着山泥的气息，浪头拍打，压抑着它脾气的堤岸，发出不满的“哗哗”声。

对岸的河边，有几只白鹭齐齐排成一排，好像是用心安排的。它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像防汛员一样，不放过水面一丝一毫涨落变化。我准备给它们拍一张“工作照”，竟被近处菖蒲和芦苇丛中惊起的一群水鸟吓了一跳。白鹭展翅掠过浪峰，划破丹江的苍茫，消失在远处……

垂钓爱好者对雨没有任何感知，这样的天气正好“浑水摸鱼”，他们在河沟与丹江的交汇处，撑一柄伞，在小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完全是“凝目只见鱼垂钩，不闻窗外风雨声”的专心。他们哪里是在钓鱼，整个人都浸在一江烟雨之中。

望江楼立在江畔，通体湿漉漉的，楼顶蒸腾着雾气，飞檐翘角似乎还钩住一缕烟云。楼下的大水车慢悠悠地转着，无论有没有人观赏，它永远都这么悠闲。广场的积水里有着楼与树的倒影，行走的人提着步子绕着水洼走，生怕踩碎了这片倒影。风卷着江面上的水汽扫过来，树影就跟着晃了晃，过了半天才慢慢拼回去。

远处的戴云山被雨雾缭绕着，只剩断断续续的湿润曲线，勾着它裸露的轮廓，峰顶被雾裹得严严实实，顺着那道墨痕望过去，目光还没碰到山顶，就躲进了漫天的雨雾里。夏雨滋润的不只是山水草木，整座商州山城都被滋养得湿润如玉。